

殷殷嘱托犹在耳 满满幸福漾心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赣州6周年特刊·赣江源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编审:黄桥路 责编:郭庆红 美编:刘平中 校对:刘敏

4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波光潋滟,水流平缓,于都河在轻轻地吟唱。县城东门渡口,一座双帆船造型的纪念碑卓然屹立,基座的三幅浮雕生动展示了红军星夜渡河长征的情景。

2019年5月20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敬献花篮,发出“新长征再出发”的伟大号召。

从此,这里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年接待人数成倍增长。

钟敏,红军后代,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党组成员、于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从事讲解员工作25年,先后接待国内外游客20余万人。她个头不高,声音甜美,有亲和力。许多人点名请她讲解,钟敏总是来者不拒、笑脸相迎,有时一站就是半天,停下来已是腿脚酸麻。尽管如此,她从未叫苦叫累。

“比起当年红军长征,我那点苦算什么!”她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钟敏还加入县里的长征源合唱团、长征源宣讲团,走到哪里,就把长征的故事讲到哪里,也把“红色种子”播撒到哪里。

从纪念馆走出来,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占地60亩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一条塑胶步行道像飞舞的红飘带,将主题雕塑、望江亭、纪念广场等景点串联在一起,行走其间,听着钟敏的讲解,追忆那段壮怀激烈的历史,一种神圣敬仰的情感在心中升腾。

看,长征渡口正在上演大型情景剧《告别》。表演者大多是红军后代,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也没有任何报酬,但他们激情满怀,一招一式表演非常投入。军歌嘹亮,党旗飘扬,当父送子、妻送郎、托孤跪别的场景依次呈现,现场观众不知不觉沉浸其中,仿佛穿越时光,置身当年那场悲壮送别,禁不住泪眼模糊。

当年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8.6万名红军,分别从东门、南门、西门、山峰坝、渔翁埠等8个渡口出发,留下万水千山的牵挂、日思夜想的守候。如

“五一”那天,朋友老罗在电话中盛情邀请:“你来自于都吧,看一部红色舞台剧,史诗级的,很震撼人心!”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我向往已久。

五月三日清晨,我携家人驱车前往。转入宁定高速,一路北行。车窗外,青山连绵,郁郁葱葱;山畴纵横,生机盎然。远处的村庄,白墙红瓦,静静地点缀在青山绿水间。“没想到,这么靓哩,像一幅幅田园水彩画,超出了我的想象。”妻子啧啧赞叹。我不无骄傲地说:“是啊,旧貌换了新颜!”

车过铁山垅,眼前的山脉,云雾缭绕,像一条舞动的长龙,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国企”的中华钨矿公司就诞生在这里。进入于都县城,浓郁的红色气息扑面而来,悬挂于路灯杆上的“长征源”红旗标识,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手机的导航告诉我,前面不远处就是渡江大桥了。

此时已是正午,车辆川流不息。我放慢车速驶入渡江大桥,宽阔的于都河映入眼帘,河水碧绿,缓缓流动。我的眼睛注视着前面的车流,脑海里却闪现出杨成武将军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记载的画面:“桥下的水徐徐流着,我们的队伍从桥上缓缓地通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两旁站了不少群众。”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十送红军》那凄美悲壮的旋律,我默默吟唱,不知不觉,眼眶湿润了起来。妻子问:“怎么啦,眼睛红红的。”我说没事。或许是心情激动的缘故,我竟然看错了导航,在桥头的红绿灯处掉头转弯,折返回桥。妻子对女儿、儿子说:“你们的爸爸,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

与老罗见面寒暄,自然从渡江大桥谈起。老罗说,于都河上有五座大桥,你们经过的大桥,叫渡江大桥,另外四座,分别以“红军”“长征”“集结”“胜利”命名,五座桥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长征这个主题上来。从老罗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长征故事,这些故事感动天地,催人泪下。老罗说:“每一个长征故事都很感人。”他又说:“你们是客人,我要捧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你们,看《长征第一渡》,很有意义,此剧不看,白来一趟!”

今,这些渡口得到精心保护修缮,周边环境,基础配套设施有了明显提升,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展示区。

在石尾渡口,曾有一位衣着朴素、满头白发的老人蹲坐在河边,凝视着缓缓流动的河水,陷入沉思。她叫黄文,是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的大女儿。

那是2023年10月16日,黄文和她的丈夫刘海风应邀来到于都参加千人重走长征路暨横渡于都河活动。她的父亲黄镇曾就读于上海美专,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随红五军团长征,以漫画形式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诸多重大事件,后汇集出版《长征画集》,是记录长征的唯一的形象史料,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在于都期间,黄文向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捐赠《长征画集》,并来到父亲当年走过的石尾渡口,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渡口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在河畔边建了一座体现军民鱼水情的雕塑,一条渔船行驶在波浪间,一面迎风招展的红军军旗下,一男一女站在船头,船工戴着斗笠手握竹篙奋力撑船,身后的女子手持马灯护航,一举一动,栩栩如生。

黄文和刘海风端详着这座雕塑,神情凝重,脑海里不时浮现红五军团渡河长征时的情景。落日余晖照在两位老人的后背上,剪影成另一尊雕像。

连夸赞:“很震撼!很震撼!”我又问起剧中女主角的原型,老罗说:“她叫段桂秀,红军烈士遗孀,107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我想,现实生活中的段奶奶,她的故事一定更感人。老罗见我陷入沉思,猜着了我在想什么,又给我们娓娓地讲述段奶奶的故事——

段奶奶是童养媳,很小被抱养在王家。丈夫王金长用稚弱的肩膀,背着段奶奶长大。1932年冬天,王金长报名参加了红军。出征前,家里为他俩办了婚礼。三天后,这对新婚夫妇依依惜别。在一棵大樟树下,段奶奶把一双布鞋交给丈夫,说:“走再长的路,也是穿家乡的鞋合脚。”王金长嘱咐说:“听妈妈的话,顾好家,不过三五年,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那一年,王金长21岁,段奶奶14岁。两年后,红军跨过于都河出发长征,家里分的田地又被地主占了,婆婆带着段奶奶,四处讨饭,那日子过得苦。等啊,等啊,1953年,段奶奶等来了一张烈士证,不识字的她,哪里会相信呢。她没有改嫁,而是选择替丈夫尽孝,照顾年迈的婆婆,日复一日,冬去春来,其实她一直在等……

听老罗的讲述,我们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边走边聊。女儿说:“叔叔,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感人至深!”老罗微笑着说:“是啊,你们00后的年轻人,应该看看这部剧。”微风细雨中,我倏然回望长征大剧院,一拨一拨的年轻人,从大门涌出来。矗立于剧院上方的鲜红大字——“一代人有代人的长征”,格外引人注目。老罗领我们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瞻仰了纪念碑。在台阶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仰着头对老罗说:“我还会背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说罢便大声地背了起来。

夜色渐浓,华灯璀璨。于都河波光粼粼,河两岸,高楼鳞次栉比。远处,山色如黛,苍苍茫茫。我脑海里又一次浮现杨成武将军记述的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向前,向前,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脚步声代替了。”

这段历史脚步声,一直回响在我们心里。新时代再出发,长征永远在路上。

从于都县城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前行,驱车40多分钟就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又一重点建设项目——祁禄山19.34公里红军小道示范段。

红军小道蜿蜒曲折,古木参天、竹林茂密,仅容一人过。穿行在崇山峻岭中,一会儿是落满树叶的土路,一会儿是沾染了鸟屎的石子路。时有溪水淙淙、鸟儿啁鸣,阳光透射进来,摇曳出斑驳的影子。

穿过野生油茶林,跨过古石桥,爬上坑坳口,步行半个小时,正当汗湿衣衫、口干舌燥之时,一口老井静卧在路旁,让人惊喜万分。它直径不过两尺,深五六米,井水清澈透明,井底长满了水草,像招摇的手臂轻轻摆动。我们蹲在铺着砖头的井沿,用手拂去表面的浮尘,然后拿起放置在井边的长柄竹勺,舀起井水喝起来,顿觉冰凉爽口,一股甘甜润泽心田,一身的疲劳困顿烟消云散。

井边竖立着一块木板,上书“思源井”三个大字。据说,此井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开挖的,村民在此立碑刻字,意在饮水思源,感恩红军,铭记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这几年,于都县祁禄山镇围绕红军小道做好旅游+乡村振兴的文章,修建旅游公路,修缮革命旧址,完善配套设施,策划举办音乐节、山货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汤英海是祁禄山镇墩水村人,早年开挖机赚得“第一桶金”,在圩镇建起一栋四层楼房。他种有40亩脐橙和30亩油茶,前几年都为农产品的销售发愁,现今外地游客成群结队从门前经过,他把东西往门口一摆,就被抢购一空,价格还不比市场上低,年收入可达6万多元。

尝到甜头的汤英海把三楼、四楼拿出来做民宿,交给镇里统一改造和运营管理。“政府给政策,农民来参与,这样的话,镇里的旅游会越来越旺,我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来越红火。”说完,汤英海爽朗地大笑起来,眼睛眯缝成一条线。这笑声里,有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一条红军小道,见证过往,连接当下,通向未来。

这是一条历经曲折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也是一条接续奋斗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

连夸赞:“很震撼!很震撼!”我又问起剧中女主角的原型,老罗说:“她叫段桂秀,红军烈士遗孀,107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我想,现实生活中的段奶奶,她的故事一定更感人。老罗见我陷入沉思,猜着了我在想什么,又给我们娓娓地讲述段奶奶的故事——

段奶奶是童养媳,很小被抱养在王家。丈夫王金长用稚弱的肩膀,背着段奶奶长大。1932年冬天,王金长报名参加了红军。出征前,家里为他俩办了婚礼。三天后,这对新婚夫妇依依惜别。在一棵大樟树下,段奶奶把一双布鞋交给丈夫,说:“走再长的路,也是穿家乡的鞋合脚。”王金长嘱咐说:“听妈妈的话,顾好家,不过三五年,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那一年,王金长21岁,段奶奶14岁。两年后,红军跨过于都河出发长征,家里分的田地又被地主占了,婆婆带着段奶奶,四处讨饭,那日子过得苦。等啊,等啊,1953年,段奶奶等来了一张烈士证,不识字的她,哪里会相信呢。她没有改嫁,而是选择替丈夫尽孝,照顾年迈的婆婆,日复一日,冬去春来,其实她一直在等……

听老罗的讲述,我们又一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边走边聊。女儿说:“叔叔,这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感人至深!”老罗微笑着说:“是啊,你们00后的年轻人,应该看看这部剧。”

微风细雨中,我倏然回望长征大剧院,一拨一拨的年轻人,从大门涌出来。矗立于剧院上方的鲜红大字——“一代人有代人的长征”,格外引人注目。老罗领我们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瞻仰了纪念碑。在台阶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仰着头对老罗说:“我还会背毛主席的《七律·长征》。”说罢便大声地背了起来。

夜色渐浓,华灯璀璨。于都河波光粼粼,河两岸,高楼鳞次栉比。远处,山色如黛,苍苍茫茫。我脑海里又一次浮现杨成武将军记述的长征出发时的情景:“向前,向前,迎着蒙蒙的暮霭,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水声,渐渐地,那声音被急行军脚步声代替了。”

这段历史脚步声,一直回响在我们心里。新时代再出发,长征永远在路上。

是映山红,从山路上抬眼看,它鲜红欲滴地摇曳在崖壁上,仿佛一面旗帜,如此醒目地标识着赣南的春天。

没错,映山红是赣州市市花。它惯常在山野中开放,时令一到,赣南大地漫山遍野都是它热烈而明艳的身影,宛若在群山之中点燃了丛丛、簇簇的火把。因此,人们又把它叫作满山红。无论是高山之巅、僻远之地,还是崖谷之畔、石缝之间,都是它安身立命的好地方。越是在无人企及的险峻处,它开得越是鲜艳,越是肆无忌惮。

少年时,去山里采一束映山红,是春天的必修课。进山砍柴,遇着开得最美最繁密的那几株,折下来,别在柴担里,招招摇摇地挑回家。十几里山路,好似一路都挑着春风,健步如飞。回到家,脸上红扑扑的,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朵映山红。将花枝插到攒下的玻璃瓶里,灌好水,摆在桌子上,似乎一屋子都弥漫着山林的气息。

山区长大的孩子都知道,映山红是可以吃的。在山上走累了,口干舌燥了,随意摘几朵干净的花,去了花蕊,塞进嘴里一嚼,酸酸甜甜的滋味儿就灌满了口腔。那种鲜、那种嫩、那种独特的香气,无法用语言形容,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明白。若是清早的露水或头天的雨水还像珍珠般躺在花瓣上,感觉则更加美妙。后来,我发现有些地方会将映山红制成蜜饯出售,让城里人也能吃到山野之味,还能换来一些经济收入,真是个好主意。

与品类众多的培植杜鹃花不同,映山红最大的特点是随遇而安、自在不羁。它经得起



旭日映山红 徐成文 摄

阴寒、耐得住寂寞、吃得下苦,不开花的时候,枝干和叶子都毫不起眼,总是被群山中的其他植物遮蔽。它也不争不抢,只是默默地积蓄着力量,只为春天来一场大爆发。它显山露水的时间实在太短,于是将所有生命力都尽情地释放出来,开得如火如荼,开得似霞似锦。它的怒放是疯狂的、野蛮的、不管不顾的,每一朵花都在拼尽全力,每一次开放都像要挤破枝头。风过处,红浪翻涌,无拘无束的花枝张扬着它们原始的力和美。

生长在红色厚土上的赣南人,多么像这漫山遍野率性绽放的映山红。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从中原一路南迁,扎根于斯、开拓进取,最终使客家人发展成赣州最庞大的族群。苏区时期,他们簇拥着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像映山红那样不惧艰险、四处扎根,托举着革命薪火一路向北,他们所护佑的红色政权,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赣南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翻阅史册,赣南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近十一万人。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三名赣州籍烈士倒下。

听瑞金的老辈人说,每一位从家乡出发的战士,都会告诉亲人:“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的。”只是前方山高水长,一场接一场的硬仗等着他们去冲锋陷阵。“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苏区人民就这样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改天换地。而他们送出的好儿郎,大多没有回来。只有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年年像火一样映照着这片土地。这,或许便是赣州人将映山红奉为市花的重要情由。

清明时节,我登上了位于瑞金市泽罗乡的红林山。此时空气温暖而湿润,万物都在春风的催促下蓬勃生长,但最能攫住目光的依然是映山红。1935年春天,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就在这座山上壮烈牺牲,他倒下的时候,正是映山红绽放如血的四月。此后的每一年,红林山上的映山红都会如期开放,拜谒先烈的人们也会如期到来。大家都说,这映山红仿佛被革命志士的鲜血染得更红更艳了。

我像少时一样,折下几枝映山红带回家中,将它们养护在花瓶里。望着它们,就好像望见了春色满目,就好像望见了新中国艰苦卓绝的来时路。

走在于都大道上

(外一首)

□刘九流

你看见过飞机起飞之势吗?那是腾空前一瞬。一条道路,稳稳地扶住了内心影子与肉身重叠。工业新区与贡江新区是展翅的两翼。落日镀满金色你看,一架飞机正滑出跑道

这不是最早的路。一条道路最初的雏形。从一个地名到另一个地名仿佛慢慢喊大的孩子它的尽头,连接高速公路这是一条快速路。走在于都大道上我看见一条道路崛起的清醒与坚定

跨过红军大桥,每一寸土地蓄满了“亩产论英雄”的豪气。服装、电子健康、新材料、新能源……一条条产业链,仿佛一条条隐秘河流,在汇合奔涌,激荡一个浪,推着一个浪,打着漩涡向前奔流

走在于都大道上滔滔贡江水,一遍遍洗涤着一座城市的灵魂重光宝塔的倒影,见证着一座城市的修行千年如果再往前,《爱莲说》传诵至今正在涵养一座城市的新风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正在长成一座城市向未来的筋骨和脊梁

易地搬迁

钟松柏怎么也想不到在乡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终于在城里扎下根须

22层,这是他从未站立过的高度可以俯瞰整个县城,也可以窥视一个人渺小的内心。比祖辈世代居住的山坳,视野大得不止一百倍楼下是工业园厂房,人潮涌入涌出,蚂蚁一样

老家的山坳,插上翅膀也飞不起来的山坳,我去过没有水泥路,一条田埂迂回而上。村干部轮番几次动员搬下来,那个汉子的固执才松了一下,连同他的贫穷也松动了。呆滞的目光突然有神。仿佛一道光从裂隙中钻入

每次回望总有什么相互缠绕走出来是第一步走出来的世界,更广阔走出来的我,才是真正打开的自己

走下楼去不自觉地汇入到他们之中,人潮汹涌所有的忙碌,都是生活而具体的回到家中,满墙的奖状所有的疲惫,又是甜甜的,幸福的

五月,汗水打湿的黎明

□钟骏炯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送来崭新的日子当五月开始在大地上铺展一场接一场的劳动,贯穿我们的生活

举手投足之间,是匆匆的步履安全帽下的目光不再等待,滴落的汗水被赋予新的意义,如同此刻罡风掠过高高山岗,而上班的人就在流水线上忙碌,车间里的晨昏是一种召唤,流水线上的青春花朵一样灿烂

我知道:每一滴汗都是种子,倔强地把五月钉进钢铁的缝隙,用汗水折射所有澎湃的事物诠释生活的意义

脚手架延伸,向天空索要高度而焊花飞溅,编织时代的七彩锦谁以力量为语言?谁用誓言点燃激情?谁在混凝土上写下:“时代,请签收这沸腾的潮。”